



許刊增訂的彙易經存疑卷之三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州徒中齋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和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壘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全校

三三坤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之卦伏羲名之曰泰者蓋泰之義通也此卦乾之象為天坤之象為地乾在上是大氣下降地氣上騰

天地交而二氣通也故名卦曰泰文王繫辭謂陽為大陰為小此卦之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固小往大來也此卦之變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亦小往大來也小往大來則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占者遇此若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吉者得遂其進而無陰邪之傷所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是也亨者得行其道而無掣肘之患所謂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是也其卦曰泰以不可相無之陰陽言也其辭曰小往大來吉亨以淑慝之陰陽言也惟天地交則小往大來矣其理一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律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卦釋卦名卦辭不取卦德卦變等義直曰則是云否卦亦然是在卦上論造化人事來如今說旁一般此變例也必然者蓋聖人於否泰之卦而三致意焉泰曰則是云喜陽道之通也否曰則是云憂陽道之塞也一喜一憂而聖人之情見矣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感而萬物因之發生是萬物通也此泰之見於造化也君禮其臣臣忠其君聖主得賢臣以弘功業賢士得明主以顯其德是其志相同也此泰之見於人事也陰陽以氣言律順以德言蒙引曰陰陽以氣言猶諸卦之卦體也律順以德言猶諸卦之卦德也體猶人身也德猶心也溫厚和平發生長育此天地間之陽氣也嚴凝凜冽慘刻肅殺此天地間之陰氣也內陽而外陰是溫厚和平發生長育

之氣充塞乎宇宙嚴凝凜冽慘刻肅殺之氣斂藏而不見也
健順是陰陽之德然最難體認看來陰陽二氣各有性格如
乾確然示人易矣可見其健坤墮然示人簡矣可見其順然
易簡健順以不可相無之陰陽言外健內順以淑慝之陰陽
言此順是不好底順當如此類推矣

人因健順難說多就人上說不知傳分造化人事說陰陽健
順是造化君子小人是人事若健順就人說則非造化矣不
可用

內君子而外小人不是真箇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州縣但得
志柄用者雖在外猶在內也但不得志縮首者雖在內猶在
外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蒙引曰此句不宜於交字讀直至泰字為一句如雲雷屯

雷噬嗑與天雷无妄之類

裁成是箇全體事物將來剪裁成箇器具如渾淪一箇段匹
裁成一箇衣服相似天氣籠統都無分別聖人曆象日月星
辰分別箇海新弦望分至啓閉以成成功地只是一塊荒土
不成世界聖人畫野分州分別箇東西南北城邑井里山川
道路民生之初顯蒙無知聖人為之別生分類以立親戚君
臣上下此是裁成也

輔相天地之宜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
而替助之如春夏宜耕耘秋冬宜收穫此天之宜高宜種黍
下宜種稭此地之宜老者宜安朋友宜信少者宜懷此亦天
地之宜聖人因天之時以教民耕獲因地之利以教民樹藝

順民之情以教民孝信慈此皆是輔相處
裁成是就句餘處收斂入來使歸中道故曰制其過輔相是
就不足處補起來使就中道故曰補其不及
左右是左右夾輔使之植立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后之
裁成輔相皆以左右斯民使其所此聖人參天地贊化育
之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在下其志相同初九一陽進而上二陽與之相連而進
如拔茅而其茹亦以其彙而起也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會則
衆賢協心相與以成天下之泰者在是征行之吉也
程傳曰茹根之相牽者以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推之
別茅之根非木茅之根也蓋一陽進而二陽與之相連猶一

茅拔根而別茅之根與之相連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以三陽言志在外言其志欲上進也三陽之志皆欲上進故
拔茅而連茹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是中行也上有六五之應是主乎
泰也是居伊周之任者

當泰之時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
者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
深弊未革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包容荒穢不急治之
非終不治也姑從容以俟其機會耳漢光武初定天下久困
兵革而隗囂公孫述尚割據未服光武曰且致此兩子於度

外是包荒也

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治之者若無剛果之志有怠惰之氣則無振作之心而有廢弛之弊決不足以扶衰而革弊故在用馮河夫馮者無舟而濟非極猛勇果決不能也治泰而用馮河則提特奮發事無不果而弊無不革矣如唐憲宗征淮蔡功久不成民間至有以驅代耕者衆皆勸罷兵憲宗與裴度獨斷然必征卒能擒淮蔡而成大功韓昌黎平淮西碑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是能

用馮河也

泰寧之持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故治泰者必深思遠慮旁稽遠紹周及喪事盛於萬物以成可久可大之治雖遠遠不可遺也如漢高帝

定天下其時去古未遠正好搜求二帝三王禮樂制度以復古昔帝王之盛而乃苟安目前因仍秦人一切苟簡之治不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復古昔先王之盛魯兩生不肯行其人識見必有以高出漢廷諸臣之上正可與興禮樂者乃不能如商高宗之遠求傳說而竟致不問此其遐遺者也時之既泰則人情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凡所以妨政害治者皆自近始蓋前後左右之人依時憑勢恣為不法然後四方之人從而效尤之而天下之弊從此生矣欲從而治之則又資緣請託無所不至使人主之心為其牽制而終以阻格似此之類若非斷以太公之道絕去朋黨之私未必能有為也若漢人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是其驗矣故其道在於朋亡也

四者皆中行之道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則自具此四者
占者能此四事則合乎此文中行之道矣四句純是占
象引曰在下之中兼位言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得中道也在
下之中而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也又曰事各有箇中行蓋
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斷非中也泄邇非中也志遠亦非
中也中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爾然析而言之一事有一
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
言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
道者也占者之治泰也誠能包容荒穢而不傷於急遽果斷
剛決而不狃於因循周及庶事而不遺遐遠斷絕私情而不
昵朋比則合乎此文中行之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以光大是推原所以得尚中行與主心言

不光則昧於義理暗於事勢但見凡事可行則行安知其當
包荒而未可遽行仁知目前可以苟安無事安知當奮發振
作但知目前既安且治可以無事乎遠而安知當不遐遺而
周乎廢事但知朋比為我之私人安知彼為吾黨而當去故
光則明足以有照而知當包荒當用馮河當不遐遺朋亡
不大則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凡事惟欲速成安能寬容而停
待凡事惟守常因循而已安能奮發而改作凡事惟苟辦日
前安能有深遠之慮煦煦姑息而已安能絕乎私愛故大則
氣足以有為能包荒能用馮河能不遐遺朋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此文之德位俱无取只就時上說道理見聖人之情見乎辭

無无平不陂泰將極也無往不復否欲來也

九三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聖人為之戒曰
治亂安危相為倚伏无有常平安而不險陂者无有常往而
不復來者為今之計當何如哉惟艱難其心正固其行則得
保泰之道而无咎雜曰泰極而否理之必然不必恤之惟盡
吾所以觀之之道則泰可常保而于食有福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際言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也

本義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程傳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惟
有不同總是舉一句以見其餘如包荒得尚于中行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九三无往不復陰猶未寤也六四翩翩則

陰翩然而下復則乾往居外坤來居內而為

三陰翩然而下復是小人之象不主造化說者謂无往不
復則兼造化說

言時當六四已過乎中來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不待
富厚之力而自以其鄰不待戒命而其心自相告者
盖小人黨邪害正之志同惡相濟其勢則然故象傳謂中心
頌君子當此之時不可不為之備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頌也

言六四三陰翩然下復不富以其鄰何也盖陰本居下今此
三陰乃在上位皆失其實矣不待戒命而自相信何也盖
上失實既非所安及本羣復必其素志其翩然下復者實其
中心之所頌也

三陰在上何謂失實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為惡而害君子者實小人之本心是小人之實也今為善而不害君子是失其實矣失實非其所安故三陰翻然而下復蓋小人之道既長而小人之心中復萌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以陰居尊又為泰主乃不以富貴自驕不以承平自肆而柔中虛已下應九二之賢是為帝乙歸妹不挾貴以驕夫家之象占者如是則君臣同德上下交脩泰寧之業可保於悠久矣有祉而元吉也

此爻非帝女下嫁帝女下嫁其象也猶乾九五飛龍在天亦象也然必是帝乙歸妹爻得此爻故因繫之爻

家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頌也

中以行頌就是本義柔中虛已下應九二之賢言山其有柔中之德以行下賢之頌也人君信任其臣本自柔頌然非有柔中之德未免為讒邪所間鮮有能行其頌者如唐玄宗初任張九齡及入李林甫之讒恩意遂疎宋真宗初任寇準及入丁謂之讒卒至貶斥亦由二君皆中常之主於中德有虧故不能行其頌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傳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及於否如城土頽圯復反于隍也

周室東遷號令不行於天下其後為東周君獨守河南二邑即此爻之義也雖貞亦厲者自邑告命未必無善事然終不能有所為也

城墉也隍池也今各州縣城隍乃為人象又無城池州縣亦
有城隍非其制矣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因政令之亂故為否本義爻辭則否可自守象傳又云三命所
以治之三者若相反何也蓋但可以自守者時也天也告命所以
之者尤真人事或可以回天也此聖人之開物成務處也

三三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乾坤雖有定位而其氣則相交此卦乾上坤下則天氣不下
降地氣不上騰天地二氣不交而閉塞伏羲以此命卦為否
也文王繫辭以為泰者人道之常否與泰反非人道之常也
否之匪人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何也陽為大陰為小

否卦上坤下乾
否卦居二六來居三亦大往小來則其
利事之日故不利也

利事之日故不利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
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言天地交而二氣不通也萬物不通者蓋萬物本於天地
下也一氣不通則萬物因也

否下不交以政令不行而天下亂也曰无邦

夫言無順以歸言剛言不長以筆偶然不同初非有意也

蒙卦

白于地不父不君不以儉而辟以和可榮以祿

六三包羞

六三有是 九陽之處 亦在四 中

思敬才 而力則未 取之心

動包羞 悔 動包羞

中正則為君子 天如何又志若傷

在否 誠當小人者以中正為小人

無之取 士 傷善而猶未能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四否過中矣將濟之時則否極而泰天道好還之理也

故為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則是不剛不柔允執厥

中故為无咎占者所遇之時能若四之有命所處之事又若

四之无咎則足以承天之休命而否可轉為泰矣豈特九四

一陽之福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

此文本義皆以為占是象在占中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之志未嘗不欲世道之泰但無其時無其才雖有是志

而終弗克伸九四有命无咎則否轉而泰而其志得行矣

愚於否泰六四九四二爻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治亂安危

相為倚伏之理焉夫乾下坤上之卦其時為泰爻纔過四而

陰已復於此其辭為翩翩是日中則昃泰否所伏亂不生

於亂而生於治也乾上坤下之卦其時為否又纔過四而陽已復於此其辭為有命无咎月盈則食否兮泰所伏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陽剛中正則有可為之才居尊位則有可為之勢故能撥亂世而反之正休時之否也休否乃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能休否而得吉又當戒懼以為吾其將亡乎吾其將亡乎此心常在則不至於亡而繫于苞桑矣程傳曰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其者異其將然之辭與衛風伯兮之詩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意思相同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即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正包也陽剛中正當指居尊位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居卦之上否極而泰將泰之時也九以陽剛之才而言其時必能撥亂世而反之正故曰傾否占者先雖得否後則有喜否傾故喜也傾倒鴻也如傾水之傾將水盡傾於地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否兼天運人事說此專就天運上說言否至於終決然是傾何可長也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陰麗於陽則為文明何也陽本明陰本暗陰麗於陽資其明

而明生故為文明家語曰與善人同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亦此意也

離之象為火者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故水內明而外暗火內
暗而外明離外陽而內陰猶火陽根陰也坎外陰而內陽猶
水陰根陽也

然象引曰其象為日者只就明上取不必拘內陰而外陽電亦

本義解卦名兼取彖傳火上同於天取諸大象六二得位得
中取諸彖傳又卦惟一陰五陽同與之乃自取

同人于野不是出野外去同人乃曠遠無私之象也同人于
門亦不是出門外去同人乃無私之象也

于野對於門廣狹之辨也于門對於宗公私之辨也人在家

則有父母兄弟妻子之屬自不能無私故人家謂之私家出
在門外則東鄰西舍皆吾人而無所私然猶狹也進而于野
則四方八畔皆吾人而無私則曠遠無私矣

本義曰于野謂曠遠而無私最看得好曠是橫說遠是直說
曠遠無私是至廣至遠皆無私係而與同凡是人皆與之同
而無分爾我蓋大同也君子之心無藩籬無畔岸視民為同
胞物為吾與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大度弘量兼臨博
愛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在一家則一家之人皆與之同而
無分爾我在一鄉則一鄉之人皆與之同而無分爾我在國
與天下亦然所謂視天下無非我故曰大同

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之同人于野則恩無不敷物無不
應人無不助而事無不濟故亨雖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

必所同者合於君子之正道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使不以正雖所同滿天下畢竟是私情之合不足謂之于野又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利涉大川濟難之象也與需等卦涉川不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又有利君子貞之戒者蓋天下固有不正之同如陳恒相齊而人歸之非不大同也乃以厚施得民王莽居攝獻符命者成群非不大同也乃以奸偽欺天下是皆不可謂君子之正道如周公居東惠愛在人臨去而民思之有無以我公歸之咏召公治南惠愛在人既沒而民思之有甘棠勿伐之咏可謂君子之正道矣

問同人君子之正道何如曰同人與比相似夫鳥獸不可與同群斯人同生天地間焉得而不同比然所以相同相比者自有大公至正之道非可以私恩小惠私意小智為也故內而一家父子兄弟夫婦之相接各自有道此君子之貞也若手曲意以說其親弟曲意以說其兄婦曲意以說其夫非君子之貞矣外而朋友其所以相交相處者自有道此君子之貞也若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飲食遊戲相徵逐非君子之貞矣遠而國與天下其所以獲上治民者各有其道此君子之貞也若阿意逢迎以求獲上違道干譽以求得民非君子之貞矣

蒙引曰必合於君子之貞乃為于野乃得亨而利涉此正與

恒亨无咎利貞有攸往一般

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以君臣同心一德立說柔得位正也得中中也應乾應九

五也亦以中正也二五中正是君臣同心一德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言同人利君子貞何也蓋此卦之德內離而其德為文明外
乾而其德為剛健此卦之體居上之中中也得陽之位正也
上應九五亦居中得正也文明則能明乎正理剛健則能存
乎正理中正在已正也有應所應正也凡此四者皆君子之
正道也夫天下之人不同所同者此心天下之心不同所同
者此理同人而出於正則存此心此理天下之人亦此心此
理也寧有二乎故能通天下之志如父子兄弟夫婦同於家
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和妻柔其所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
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豈有不相通乎

若父子兄弟夫婦曲意以相孚則以心邪意不能以相通矣
朋友同於岸岸切磨箴規其所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
為朋友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豈有不相通乎若拍肩執袂以
為氣合飲食遊戲相徵逐則非心邪行不能以相通矣若臣
上下同於國君敬其臣臣忠其君上使其下下承其上其所
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為君臣上下者不過如此而已
矣有何不相通乎若阿意為容逢迎為悅則邪心詭道不能
以相通矣

必通天下之志乃為于野而大同若不通天下之志只是私
情之合而已雖所同者通天下亦猶陳恒之於齊王莽之於
漢爾豈足為大同乎

乾健也健則不屈於物欲故無偏私之累而能同人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類族者隨其族而類之使各以其類而相聚如類姓哥一般黃與黃做一族張與張做一族李與李做一族天下之人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內而中國外而夷狄蠻貊其族至不一也皆隨其族而類之使公卿與公卿為一族大夫與大夫為一族士與士為一族農工商賈各自為族中國居內夷狄居外是之為類族如是則公卿大夫士各享其尊農工商賈各安其分中國居內而不淪於夷狄夷狄居外而不亂已辯其性之同異而類之使各自為類以致用於穀辯高下耕獲之宜以養生於藥辯溫涼燥濕之性以療病辯牛之性以耕辯馬之性以乘辯鳥獸魚鱉之性而烹飪之以供祭祀

賓客之需辯金銀銅鐵而陶冶之以供民生之用大而辯衣服采章之等以別尊卑定冠婚喪祭之儀以備制度又如益烈山澤而焚之禹驅蛇龍而放之蒞湖公驅益歌之類皆是不能盡書也辯物則天下之物各得其所各適其用而相生相養之道得矣

類族中亦有辯物辯物中亦有類族各省文以互見也審其異則同就在其中無他作為故曰審異致同如審黃與李異不使混於李則凡黃姓者同為一族矣審公卿與大夫異不使混於大夫則凡為公卿者同一位矣其餘以類推之不能盡書也

象引曰致同全在審異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同矣類族辯物所以審異致同所以體同人之象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以時言剛以爻德言在下以爻位言上無繫應以應爻言同人之初是在事始初心未變也固未有所私剛則不屈於物欲自不為私在下位則未與物交未緣有所私上無繫應則在上無相知之人亦無所與私故其象為同人于門于門其象也非真出門外去同人也夫人在家室之中則有父子兄弟妻子之累自不能無偏暱之私出在門外則父子兄弟妻子不為吾累而無復偏暱之私矣是蓋無內外無爾我隨其人之來而皆與之同親疎厚薄其分雖有不同亦隨其分而處之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不於其中有所偏暱猶出門外去同人而無偏暱之私也出門同人則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故其占為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是解同人于門明于門為出門也言出門外去同人無私繫而能同人者也內不失已外不失人又誰得而咎之若有私繫則人得而咎之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不鮮宗族而曰宗黨是私黨也六二中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故取此象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其如君子之道何故可羞吝

彖傳以二應五為好爻爻辭乃為不好爻何也同人貴公而謙私初九以出門同人為善二則專與上應者不若初之無私矣彖傳以為好爻是舍其惡而取其善亦猶睽姤二傳此孔子之易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此以義斷之言同人而繫于宗其道可羞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則德性不善而妄於求同上無正應則獨立無與而急於求同故二與已雖非正應而三必欲同之三欲奪二而懼五之見攻故厚為之備其象為伏戎于章莽中又升其高陵以顧望升高伏莽三之情狀可見矣然理既不正勢又不敵故至于三歲而終不敢發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言所攻者九五其敵剛強也三歲不興者由其敵剛故終不能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亦欲同於二而隔於三故乘三以攻二為乘墉以攻之象然四以剛居柔不若三之以剛居剛故能以義有反而弗克攻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弗克也是聖人嘉四之能知義也困而反於法則是以吉也法則即是義弗克攻如何有困初欲攻而終弗克攻中間自有許多困心衡慮處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隔於三四始不得同而終同故其象為先號咷而後笑然三四之強未易取勝六二之弱有難扶植故必用大師克之而後能相遇大師克相遇明其所以後笑也

九五不取君象程傳說是彖傳則取其善者言故曰孔子之

易也若就君位言豈有人君不能克三四而還用大師耶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言二以中正應五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
闕之也大師克相遇者言必克了三四然後得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則無事任無應則無交與非不欲與人同也但人不與
同爾故其象為同人于郊郊荒僻無人之境獨立無與者實
似之吉凶悔吝生平動獨立無與靜而無動悔安從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之志本欲與人同也但居荒僻之地而莫與同故其志
未得觀此則胡雲萃以此爻為荷責之徒不是蓋荷責之徒
以隱為高正是其得志處也

三三 乾下
離上

大有 元亨

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是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所有之
大也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五陽皆為一陰所有
亦所有之大也故其卦之名為大有

火在天上此火字當日字着若作實火焉有火在天上耶

居尊應天二義俱重有位有德五陽所以應之也

火在天上取之大象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取之

象傳本義兼取彖傳大象二義解卦名

乾健離明應天時行治有之道也故凡有所為凡有所行皆
大善而亨通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
則行而世為天下法此元亨也禮記曰禮樂刑政四達不悖

而王道舉矣此元亨也

據大有之時似可得元亨而必本之卦德卦體者天下未有無道而可以致治者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此之謂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五陽皆為一陰所有者陽多陰少以少者為主也而况柔亨得中則其位與德亦足以有之矣

蒙引曰只是中而曰大中者以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為大中非尋常之中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以卦德卦體釋卦辭其指居大有者

其德之德兼指卦德卦體剛健則不屈於物欲文明則不惑

於義理應天時行則動維厥時允執厥中如此則凡施之政教命令者盡善盡美而四達不悖矣故元亨言不特亨通又大善而亨通也

天者理之當然也理之當然處便是時故曰當其可之謂時

天之所在即時之所在非應天之外又有時行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治有以遏惡揚善為言何也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釁孽之萌皆起於賞罰之不明善惡之無懲勸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禦而天下之禍成矣故聖人於大有著遏揚之戒以謹之於微也

遏人之惡揚人之善非有他也天命之性有善無惡惡是他性分所無者故從而遏之遏惡所以順天也善是他性分所

有者故從而揚之揚善所以順天也反之於身亦若是者此朱子之意

順天休命不是奉行天命博庸命討之意亦不是過惡揚善欲以順全在人_之天命只是淺說謂過惡揚善皆是因人性之本然而治之彷彿行所無事意思本義曰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過惡揚善所以順天猶孟子註天下之理本皆利順順而循之則為大智意思

過惡揚善最是治天下急務過其惡使之懲也揚其善使之勸也民者懲惡而勸善天下所以治也賞罰不明於天下民無所懲勸相趨於惡而莫之禁亂之所由起也周至康王大_有之時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其實只是旌別淑慝秉厥宅里彰善癉惡之風聲俾率訓典殊厥非疆俾克畏慕即過

惡揚善之謂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書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故大有有涉害之理程傳曰大凡富有鮮不有害初九雖當大有之時然陽則剛正而心有守居下則處卑而志未盈上无繫應則無內外之交浮侈之心未作在事初則新與事接而勤儉之心未變四者皆不涉乎害者也占者如是則無驕侈之失故无咎然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若謂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害矣故必艱以處之則終无咎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艱之道也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傳文勢與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一般只舉大有初九本義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皆舉之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才德之茂也得應乎上委任之隆也以是才德承是委任用能竭其忠智以任天下事如大車之能載物也伊尹任天下之重諸葛孔明發憤感慨許先主以馳驅皆此道也程傳曰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

有所往而如是兼剛中得應說无咎是能勝任而免責木義剛中字重在下字輕是對下文得應乎上字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是解爻辭言象云大車以載是任物充積於中而皆不敗也即克勝重任之意能勝重任所以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居下卦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其才德之茂克謹侯度勲勞升于王室者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是人君嘉其勲勞從而優禮之如天王賜胙于齊桓晉文者然由是二以其土地所產重物如玉帛之類朝獻于天子以致尊君敬上之心有亨于天子之象若小人無剛正之德無君上之禮遇則無由朝獻于天子故曰小人弗克

象引曰亨于天子蓋周禮所謂時見曰會者也此在常朝之外方小人弗克說得去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言小人則不利也此是與積中不敗句協韻不然亦不用害字

九四匪其彭无咎

四近君之位其位既高又以剛居之而所遇者又六五柔中之君故有僭迫之嫌所謂權不招而自大威權太重勢陵於君者也猶幸其處柔不極其剛故能謙降指抑不極其盛而得无咎占者亦當如是也

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漢昭帝郭子儀之於唐代宗此爻是也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孫碩膚亦爲凡凡周公之匪彭也出入朝堂小心謹慎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霍光之匪彭也功蓋天下而主不知位極人臣而衆不嫌子儀之匪彭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哲者也

言其明辯之哲然也所明者君尊臣卑之義進退存亡之理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當大有之世柔中居尊雖已以應九二之賢是五之信有以孚於二也上下歸之是天下之民見二五之相孚亦傾心信服於六五也五之孚感於上下上下之孚應乎五故曰交如言上下之相交也蓋當天下無事之時不用刑威而以德化民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時當大有象擊易生若一於孚信而嚴或不立則紀綱法度因之廢弛人將慢易之而無畏避之心矣故必濟之以威猛厲之意常行於寬恕之中神武之威常行於仁厚之內則天下之人不敢玩法以安肆所有之六可以長保而無虞矣何吉如之先王之明罰勅法周王之董正治官克詰戎兵皆是道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言一人之信見於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謂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易而无備是解威如吉是必用威嚴也愚謂大有之世天下既安且治無事乎何為蓋享盈成之治者也故人君世而下賢而上下自歸之若非大有之世須費許多氣力不然如此而上下遂歸之本義先下大有之世不為無意也言勇有着落不然只虛已下賢如何便上下歸之

止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復信思順尚賢謀就以剛居上下從六五上
知信也而上下從之是復信也
順也但不可謂復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順尚賢也

資說

言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其能復信也
如是則行合乎天矣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此是解上吉意要本爻德說言大有上九吉无不利者是發信思順又以尚賢行合乎天自天祐之也故吉无不利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居也止乎为其心欽哉不自大也順乎外卑以自牧無誇亢也

以山之高而處於卑地之下故為謙之象總是居高能下之

意初非實象豈真有箇山在地下之理哉人能謙卑降志隨其所至而人皆愛敬之而行無不得故亨始雖不若其有所有終不可沒而名成功立故有終亨是目前通達無礙也所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州里可行蠻貊可行意有終是等來有結果成就如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敢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敢與爭功意豕傳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繫辭傳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皆是此意

豕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豕傳不釋卦名義徑釋卦辭此一例也其云天地之謙亨亦與卦辭本義不甚相貼要聖人之精因卦以發者爾

天雖在上其氣常下交於地以生萬物是下濟也然氣一噓而萬物以生氣一吸而萬物以成是其道則光明也下濟謙

也光明則亨矣

地以形言則處萬物之下以德言則无成而代有終可見其卑也然其氣則上騰以交於天而生物是其道則上行也卑謙也上行則亨矣

似此解謙亨與人皆愛敬行無不得意稍差此孔子之易也天道虧盈而益謙

曰中則易月盈則虧寒極則暑暑極則寒此虧盈也日入而升月缺而圓暑生於寒極之后寒生於暑極之后是益謙也地道變盈而流謙

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如高岸為谷潮汐之大極而漸小草木之榮而悴開而落是也卑下者流注而益增如深谷為陵潮汐之小極而漸大草木之悴而榮落而開是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要不外天地之道蓋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然依此說則與上文無分別當以福善禍淫言象引欲謙動植之物說愚按草木之榮悴開落終在地道變盈流謙之內矣惟當從福善禍淫之說為是

人道惡盈而好謙

人之盈滿高亢者則人情之所惡柔遜謙屈者則人情之所好故曰謙受益滿招損德日新萬邦惟懷忘自滿九族乃維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了之終也

承上言天地人地俱好乎謙故人而能謙若其位若尊則其德因之而愈光若其位若卑則人終不可得而踰蓋謙者德本自光其位之尊其德因之而愈光也卑者位本可踰因其

有而能謙其德則高而卒不可踰也何謂謙尊而光蓋君子若尊則下民之所承載而謙者於此而能謙焉其瞻仰又當何如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敢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敢與爭功是也九三象傳勢謙君子萬民服也可以見尊而光矣何謂卑而不可踰蓋居下位之人不足以起斯人之景仰而有慢易之心是可踰也於是而能謙焉則人尊仰之而不敢生慢易之心矣故曰不可踰所謂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慢易焉是也

光是德光不可謂謙德之光象引說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地本卑而中却有山是胃中有許多高處乃自掩其高而卑以自牧也故為謙之象此與本義山至高而地至

卑乃屈而止於其下不同此說本之蒙引
凡人待己之心常多故己有片善便自以為無前待人之心
常寡故人雖有許多善視之若不足如此則在己者多在人
者寡而不得其平矣非謙也故體謙之君子哀去在己之多
以益在人之寡己有善不大自張皇而深自貶損人有善不
過於貶損而必加稱揚予以稱量事物之宜而平其施使待
己者猶待人待人者猶待己人己一致無復有多寡之異焉
則人己各得其平而謙在是矣此君子所以體謙之道也
本義損高增卑以趣於平是就本文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上
貼入謙上去觀下文曰亦謙之意字可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柔既能謙而又處下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君子本義曰

謙之至也用此以涉險則得衆力之助而險可濟故吉涉大

川是虛象凡人之涉險難皆是與需訟諸卦涉大川不同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傳曰自牧自處也言以卑下自處也釋謙謙君子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積於中而著於外矣故
為鳴謙夫謙而有聞已無不正事無不成吉也占者能如六
二之鳴謙焉則亦正而吉矣處已處人不失其道正也動而
不括行無不得吉也

貞吉是占本義正而且吉是就鳴謙上先貼出占意然後正
言占者如是則如其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言六二之鳴謙貞吉由其中心之自得也謙德得於中則自聞於外矣即本義柔順中正意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則其時為獨尊無有出其上者此位之隆也剛而得正剛既足以有為而得正又為之盡善此德之隆也德位兼隆而為上下所歸是功業足以蓋世如唐之郭子儀是也乃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以其功下人故為勞謙夫雖不有其功其功終不可掩雖不伐其勞其勞終不可沒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敢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敢與爭功是也故曰君子有終吉吉即君子有終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萬民服其功勞不是服其有功勞能謙即天下莫敢爭能爭

功意此釋君子有終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柔謙德也得正不過乎謙也居上而能下亦謙也如是則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矣故无不利然居九三功臣之上功不過於九三而位乃過之恐三不能其而鬻孽所由起也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自安之意則為之上者嘉其謙為之下者安其謙而利可求保矣撝謙如何謙讓之意恐無以表白於三或見之言辭或見之動作或有意外之恩殊常之寵皆先彼後已再三推讓於三而已不敢當焉務使此意表白於三此之謂撝謙若蘭相如之讓蕭頗寇恂之屈賈復彷彿此文之義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此為六四之為謙恐人疑其太過故為之解釋如此言六四之為謙似乎過於卑巽而違其法則矣然四以無功而處九三有功者之上理當如是雖過於卑巽而不為過似乎違則而實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居尊富本其所有而能以其鄰者亦其常事也此曰不富以其鄰者明六五之以其鄰不以富而以德也以柔居尊在上能謙是其德也既曰不富以其鄰又曰利用侵伐者執謙之人於武事多非所樂如漢文帝之屈於匈奴與和親是其驗也故曰利用侵伐以濟其不及也蒙引曰此亦君道貴剛不可一於柔之意不利放開說言凡事皆利不但侵伐之利也以其能謙故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此恐後世之好兵者泥利用侵伐之辭而失之至於黷武殃民故為之解釋如此言六五之利用侵伐是因其不服而征之也若苗民逆命而舜征之淮夷背叛而宣王伐之是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於謙而着行師之利何也盛言能謙之效所以勸也利用行師矣又曰征邑國者為其質柔而無位也質柔則才有所不及無位則力有所不足故不能征伐四方但可征已之邑國而已無位是無君位不然說不得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依本義志未得只是箇過文爾其志之未得以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也此與爻辭意少異

二二坤下
三三平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是泛解字義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是說此卦之所
以為豫蓋豫有二義有一人自和樂者有眾人共和樂者而
此則是眾人共和樂也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即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以
卦體言是言卦具有此義也以坤遇震為順以動以卦德言
是所以致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順以動順理而動也夫天
下之人不同所同者心天下之心不同所同者理既順理而
動則動合乎人心矣故人心和樂以應之論語曰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即其義也
建侯立君以治民也若非未得民心則民不服從非立君之

利也故屯初九以貴下賤而大得民則利建以為侯行師數
亂除暴也然人心不樂未有不激變而生災者故曰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說見卦辭下志行獨九四象引曰彖傳志行二字只點應字
意非如俗說上下之和樂也愚謂其志得行畢竟是誰志若
說上下之志如何謂之得行必是九四上下應之方其志得
行故爻辭謂之大有得象傳謂之志大行象引之說愚未敢
從識者擇之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天地如之是天地和樂以應之也人君順理而動則行合乎

天地天地有不和樂以應之者哉如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
而矣或為之退舍商高宗因雉雉而脩德則天祐之而商道
復興漢高帝敗於彭城而以大風脫漢光武逼於王郎而以
水合渡是皆天地之應處

天地如之是舉其大者以况其餘故曰而况建侯行師乎言
必得人心之和應而建侯行師无不利也

順以動是舉其平日言天地如之人心之應乃平日順動之所
召致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天地順動氣機之動靜闔闢也不可專就天左旋上說為地
說不得左旋也日月星辰寒暑晝夜之運轉皆在天地之動
內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其間氣機之闔闢往來皆有常則自

月五星各有紀度次舍所謂順動不過循其常則而運行依
其度數而旋轉爾天地若不順動則七政之行皆失其度四
時之行皆失其序欲其不過不忒不可得也若以順動則日
月之行秋冬而南陸春夏而北陸自春分而夏至晝浸長自
秋分而冬至晝浸短何嘗有過差乎氣一舒而為春為夏氣
一斂而為秋為冬四時代謝通復相仍何嘗有差忒乎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聖人在上禮樂刑政之施皆合乎天理而當乎人心是以順
動也將見此以理感彼以理應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用刑
罰而民自服矣

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承上言順以動豫之時義也在天則以順動而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在聖人則以順動刑罰清而民服天地之化聖人之治皆不外乎是然則豫之時義不其大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始伏聲於地及出地而奮震則所以鼓天地之和氣而發萬物之生意者在是和之至也故有豫之象先生作樂一則象其出地之聲一則取其至和之義為之詩歌宣以琴瑟鐘鼓而樂於是乎有聲為之舞蹈飾以干戚羽旄而樂於是乎有容聲容皆有而樂之制於是乎備矣然樂非無因而強作也先王文以經治武以戡亂治功既成於是述其功德形之詩歌被之聲音效之舞蹈以為功德之形容則先王之文德武功昭彰乎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是樂之作所以崇德也先生之作樂也自闔門而邦國而宗廟朝廷無非用樂之所

在也而其大者則冬至祭天於圜丘以是樂薦之上帝而配以祖季秋享帝於明堂以是樂薦之上帝而配以考焉作樂以崇德則人和樂矣作樂以享神則神和樂矣樂所以和神人也

初六鳴豫凶

初六是陰柔小人與九四為應是其強援也九四方得時主事初六依時附勢其志因之得行說樂之極不能自勝至於自鳴所為如此其取敗也必矣故其占凶如唐順宗朝王伾王叔文用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憊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是鳴豫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窮是解鳴豫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言此以起六二之不溺於豫也六二居中得正當可樂之地獨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其象為介于石言其堅確如石也凡人溺於富貴逸樂之中其心遂為昏蔽而昧乎吉凶禍福之幾六二不溺於豫則心無所蔽而不昏昧故吉凶禍福之未來而幾先動即能早見而預圖之故又為不終日吉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介于石二之貞也不終日二之吉也占者能如二之貞則亦吉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此推不終日本於介于石言六二不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得正而吉者由其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本義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取諸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陰不中正是小人也位近於四四為卦主得時主事三依時附勢竊取寵位而以自樂名節頓喪禍敗將及可悔也占者處此惟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凶咎隨至而有悔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只是本義陰不中正意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明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是天下之豫由四致之如伊尹周公其人也舉天下之人躋之壽富安逸之域丈夫之事業志願無不遂矣所得孰大焉故其占為大有得然天下之豫雖由已而致非已所能獨保所賴以共保天下之豫者實在於天下之賢天下之賢非猜忌嫉妬者之所能致必也任之勿貳

用之勿疑如所謂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者焉則同類之朋合而從之如髮之聚於簪衆賢畢集群策悉用而豫可永保矣勿疑以下是戒占之辭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是解大有得蓋君子所志常欲舉一世而生全之天下由九四以致豫則平生之志於是乎大得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以柔居尊則不能自振而沉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九四之得志於下衆皆歸之而不附已已之顛危類於死亡故為疾之象貞常也物以得正為常故謂貞為常常疾言久疾而不痊愈也然以所處得中善道猶有存者故又為恒不死之象衰周之君漢魏末世之主皆然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即木義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此解貞疾不及以柔居尊沉溺於豫意

中未亡雖時勢已去善道猶有存者賴此一脉生意猶在故又為恒不死之義

上六宜豫成有渝无咎

陰柔居豫極永溺於豫而無悔悟之期矣故為昏冥於豫之象然在震之終是動體也居動體尚有激昂奮發之資而非衰頹不振者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革故而鼎新悔過而遷善如楚莊王以伍舉之諫而罷淫樂秦穆公因子殺之敗而悔告群臣以至漢武輪臺之詔皆是也占者如是則能改而无咎矣

象曰真豫在上何可長也

在上是解真豫如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例何可長言不能久將死亡也

三三變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本自困卦九自二來而居於初蓋困卦下坎上兌坎卦九本
在二今來居初也又自噬嗑九自上來而居於五蓋噬嗑下
震上離離卦九本在上今來居五也而自未濟來者亦為九
來居初九來居五蓋柔濟之卦離上坎下離則九在上坎則
九在二九來居初則成震九來居五則成兌震下兌上則為
隨也兼此二變者自困自噬嗑一變也自未濟一變也
困卦九本在三六本在初今六自初上而居二九自二來而

居初是剛來下柔退居其後也噬嗑九本在上六本在五今
六自五上而居上九自上來而居五是剛來下柔而退居其
後也未濟放此故曰剛來隨柔或疑剛來隨柔難說已能隨
物不知柔既為剛所隨便是已能隨物初不論剛柔也况此
所主不重在剛柔此動彼說者此動而感乎彼彼說而從乎
我亦隨之義也必已能為物之所隨然後物從而隨之如此
卦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亦是已足為人之比
然後人從而比之

彼此相從則何事不立何功不建故大亨然使所隨不正則
為非道以相與雖大亨亦未免於有咎故必利貞方无咎
利貞兼物我兩邊說已之隨物無違道之私物之隨我非于
宗之吝所謂貞也七十子之從孔子孔明之從劉備貞也何

答之有三千珠履之從田文荀彧之從曹操不正也得為无咎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說見卦辭下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言大亨又能得正而无咎則天下之所隨也蓋大亨者彼此之隨一人之隨也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則不但一人之隨而天下皆隨之矣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猶天下歸仁邦家無怨意

隨當兼上下說彖引就有國者說恐未是

言隨出於正則得隨之道而无咎然不但彼此之相隨而已將見近者悅遠者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蓋天下之所隨也何也正者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隨出於正則天下隨之

隨時之義大矣哉

正者隨之時義也夫隨一出於正而天下皆隨之其義不亦大哉人苟知隨義之大則於所隨可不謹哉可不貞哉

味卦辭及彖傳之意雖云已能隨物物來隨已然歸重在已能隨物上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時入宴息

此是於人事中覓箇來配易非教人必如是也只是出作入息之意無大意義窮冬閉塞之時雷隱澤中造化之宴息也日入晦夜之時君子入宴息於內人事之宴息也易中大象俱當如此看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先王至日閉關之類又

一義當別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以陽居下即所謂九來居初剛來隨柔也為震之主震動也所謂此動彼說亦隨之義也是皆卦之所以為隨者也卦之所以為隨則為成卦之主而主乎隨者也故曰官猶屯初九為成卦之主也

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是主乎隨者也故為官之象官者有所隨也既有所隨則心便有所主而變其常不得如常時無所主之虛矣是有渝也私於所隨固為未善然亦顧所隨何如爾若所隨是正人端士無匪人之傷則有輔仁之益猶為吉也雖然終是狹而未廣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適但是正人端士皆與之交而不專主一人則兼眾

長集眾善事無不成業無不就且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言其集眾善而無有遺失也故能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二初陽在下非正應而實近五陽是正應而在遠處一時未得遂其交六二陰柔性急不能寧耐自守以須五之正應但徇於近便而從初既從乎初則不得復從乎五矣是係小子失丈夫也女之從夫臣之從君弟子之從師士之交友皆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有此事不可不謹也

二係小子則弗能兼與乎丈夫然則人可不於從正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陽在上丈夫之象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也三近四而遠於初則惟近之從而不暇及於遠矣故其象為係丈夫失小子係者為之牽係而不去也四陽當任而三隨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富貴功名可以立致何難之有哉故其占為有求得雖有求得以此之故而苟於求雖得禽獸如丘陵然於君子之道相去遠矣故又利於貞居易以俟命不行險僥倖以饗分外之富貴是三之貞而君子之所當戒也

六三上不就應爻取象而林四取象者上無可隨四陽當任三之所欲隨者也下不自比爻取象而就初取象者因下云係小子失丈夫而云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此當與上二爻弗兼與對看聖人之意謂初係小子則弗得

兼與乎丈夫矣三係丈夫不慮失小子者蓋三之志在於舍下失初非所顧也二徂於近而失五三志乎四而失初二三之得失見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德之盛也居下之上位之隆也與五同德與君同心共濟如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人臣若是何求不獲故其占隨而有獲夫人臣以功能而求於君固亦義所當得而不為過然挾功陵上之嫌不能免矣故雖正亦凶必也內有誠心而外之所行者在於道理如是而明哲以處之則君嘉其讓而安於上民服其謙而安於下矣何咎之有有孚在道只是一理而分內外總是不挾功而陵於五也不可分講有孚如何在道又如問愚謂有孚有謙虛不伐之心

也在道行謙虛不伐之事也有孚在道就是他明處夫人臣
挾其功能以陵於上取敗之道也自非聰明睿智明於尊卑
堂陛之分達於虧盈蓋謙之理孰能早見而預圖之故卦辭
就事論事曰明哲之事而象傳遡流窮源曰明哲之功交相
發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言以理言當得凶也有孚在道以明此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陽剛正下應六一二亦中正是明君任賢相如堯舜之
於禹皋湯武之於伊周孚于嘉者也占者如是則內焉有以
啓沃乎君心君德以之而成矣外焉有以弼成乎治道天下
由之而治矣吉之道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言五之信于善者由其位正中也蓋位正中五之善也惟已
之善故能信乎善非成湯無以信伊尹非文王無以信太公
孔子非不聖也遇春秋而卒老于行蓋子非不賢也遇戰國
而終身坎壈聖人因孚嘉而發正中之義其所感者深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拘係從維為何取此象自隨言也上六之義無所取只
就居卦之上隨之極上說道理王用亨于西山又自此生出
一意言以上六之誠意用之亨于岐山則吉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言居卦之上也窮極也由其居上是以窮極即本義居隨
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意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有事有兩意災害之來有事也救災解難亦有事也故程傳曰蠱非訓事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本義總其意而改之曰壞極而有事

朱子語錄曰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并便是積弊那壞爛底意思如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愚謂天下國家都是苟且因循弄得那極弊大壞處方有事出來壞未至極未必有事

艮剛居上是其情高亢而不下接巽柔居下是其性退縮而不上交故曰上下不交

下卑巽是遂巡畏縮而不前進上苟止是因循止息而不事

事上下不交則事無人共理下卑巽而上苟止則事聽其壞所以積弊而至於蠱

蠱亂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當得元亨蓋否極而泰亂反為治不但國勢自是而一伸治道亦於是乎振舉是不但亨而且大亨也然元亨非可以坐致也必也冒險越深以求濟然

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故曰利涉大川言當有事以治蠱也而治蠱之道在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日之始在治

蠱則是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辛有自新之義前事過中而將壞則當自新以為後事之始而不使至

於速壞故曰先甲三日言當革故鼎新也丁有丁寧之義後

事方始而尚新又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故曰後甲三日言當憂深思遠也自新於先丁寧於後則治蠱有

道而亂反為治矣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說見卦辭下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此句與坤後得主利而有常一般而字當是字後得主利乃

是常道蠱元亨乃是天下治也蒙引曰是實天下治非謂天

下將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程傳曰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

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言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終亂反正亂之終治之始矣終則

有始雖云人事實則天道故曰天行非天有是時則人亦無

緣有是事矣歸重在天時上列子曰時者天中事者人也時

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與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程傳曰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此只是一

邊尚遺了一邊須兼兩邊看本義而事莫大於二者方說得

去愚謂風遇山而回物皆散亂固有事也既撓亂旋復返舊

亦有事也蠱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必振作其民使去

其舊染之汙以自新而新民之本又必培養已德使天之與

我者常得不喪然後推已及人斯民始可得而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於爻義無取只就卦初上說道理

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有父母之象初為父母則諸爻皆其子也皆當以幹蠱為責獨九二上應六五為幹母之蠱其餘諸爻皆幹父之蠱
在卦之初成蠱未深蠱未深故事易濟事易濟故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至於蠱亦危矣又必戰兢自持以危厲處之方能終吉蓋恐人以為易而以易心處之故為是以戒之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言初六幹父之蠱其意在於承考之志而置之無過之地也夫前人之蠱已壞未始不欲賢子孫振起之故初六之幹蠱謂之意承考也凡有幹蠱之責者當知勉矣本義蠱未深而事易濟在有子考无咎內幹父之蠱是諸爻

所共不取爻義獨六四幹父之蠱是取爻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爻辭無中字本義生出一箇得中是本象傳意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即象傳之中道也

幹母之蠱而得其中言所幹之事得其當也可馬公入相蠱變屈伸之法可謂善矣亦有不以變者如催役之類是未當也故蘇子瞻諸公力爭之不可貞是就容色上說宋儒講官謂言事是目容色是綱正是此意不可貞本以剛乘柔來蓋凡剛有多所遠拂而柔必有所不堪故聖人將以為戒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說見爻辭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亦是幹父之蠱者以剛告剛而過乎剛又居下之上而不中同是未善然三爻為巽之體以陽居陽為得其正巽則可以制其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故其幹蠱不無失當處是小有悔也然亦不至大狼狽故无大咎因是小有悔故仅无大咎因是无大咎故仅小有悔過剛不中巽體得正二句當合說過剛不中若其巽體得正豈止小有悔正緣善惡相濟故不至大違拂爾本義分過剛不中於小有悔分巽體得正於无大咎似未穩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言九三過剛不中巽體得正以制之其幹父之蠱初間雖若有小悔然終无過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夫前人之事已壞為子孫者當如救焚拯溺以振起之六四陰柔無為乃寬裕以治之若無事者然如是則蠱將日深矣安能有濟哉故以往則見吝占者當以為戒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言未得幹其蠱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居尊當蠱之時似未必能振拔以有為者得九二以剛中之德奉承之於下有以匡已之不逮故能振前人之蠱垂聲譽於天下得賢效有如此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言六五之用譽由九二承之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有德也。巽有事之卦在上則在事之外矣。

以剛陽居卦上而在事之外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

自守者也。故其象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傳可玩。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言上九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是用舍惟時進退以道非譽

身亂倫之徒也。故其志可法則。

三三坤曰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之卦取名曰臨何也。夫邪正不兩立陽進則陰必退其

勢然也。當一陽來復之時雖有剛長之勢然其勢猶孤未見

其陵逼於陰也。及二陽並進則衆正彙征為泰為大壯為大

皆勢所必至小人始無容足之地矣。故取其卦為臨聖人慶

幸之意其見於此乎。

元亨利貞俱就臨上說群邪退聽君子之志得行元亨也。不

恃勢用壯而守道義合於中行利貞也。

二陽浸長已有臨陰之勢允說坤順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又

有臨陰之善故其占當得大亨然又利於守正蓋勢德兼隆

固君子得志之日然所行不正則德不合卦而失自處之道

矣。又安能以得志哉。故元亨而利於貞者乃理之當然。彖易

聖人以為戒而彖傳以為天之道也。

蒙引曰元亨大半自勢上得利貞大半自理上來愚謂大半

自勢上得則小半自理上得益剛長之時又有此善也。大半

在理上來則小半從勢上來蓋有其善既當利貞有其勢又

當善用之也

八月有凶言平陂往復天運之常陽之長既可喜陽之消又可憂自一陽之復至二陰之遯以卦計之凡有八卦以月計之當得八月到此時則陰浸而長陽當退避故有凶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

剛浸而長則駸駸乎不可禦之勢有臨之義也故曰臨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說是和顏悅色不壯于頄也順是動而以順行不突如其來也剛中所處得當也而應有助也夫君子之去小人固自有道若徒剛壯見于面目而無深沉之思不順不中而失善處之道勢孤援絕而無正人之助則不惟小人不可去而患害已生矣又安能得志哉故說而順剛中而應乃臨陰之善聖

人彖傳深嘉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本義意頗緩愚意聖人是說二陽雖長然不久將消君子當預為之戒不可付之天運之自然也象引曰或謂主周正八月非也文王繫辭之時未有周止至武王得天下方用周正此可以破其說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潞水有澤澤上有地地高澤下是上臨下也臨下之道教養二者而已故君子以之教民之意思無有窮盡其容保乎民也無有疆限教思无窮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也容保民无疆其度量如坤土之大也

教思无窮者所謂聖人之心无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四海

之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哉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
吾治已足便不是聖人矣正是此意

容保民无疆者蓋聖人之心無内外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幬天下民物皆欲使之得其所是无疆限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臨徧臨也君子以世道為己責初九陽德方亨則四陰皆
在所臨之內矣故其象為咸臨占者能守其正不失臨陰之
道則小人可去而吉矣貞吉只是元亨利貞之意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此申貞字之義如屯初九雖盤桓志行正也例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剛得中而勢上進所謂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也故其占吉

无不利即卦辭元亨也不言貞者意此爻與初九一體初九

言貞此不待言也若謂九二剛得中而勢上進猶盛於初無

待於言則貞自是戒占之辭何與爻德且四陽大壯其勢豈

不允盛亦有利貞戒何也

初言貞吉二加之无不利者蓋其德其勢俱盛於初非初可

得而比也

六三其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無可臨人却把其辭好語臨在下之君

子其臨之象也太惟誠動物君子難說其臨詭道其謹聽之

故其占无所利然制行在我能知其无所利而改之則无咎

象曰其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无長也

言其不中不正也

曰咎不長則知其始之有咎也始雖有咎然能憂之則可以免矣故曰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處得其位正也下應初九陰陽相得其情密矣故其象為至臨言情意懇篤所謂情如膠漆契如芝蘭也朋友以信相臨切至友道得矣故无咎不言吉利者爻非剛中相臨未必其善否也朱子語錄曰至臨无咎未必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只是本義處得其位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人君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

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而其知大矣堯舜之知而不編物急先務而已六五柔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可謂得臨下之道矣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其所行乃知之事大君之所宜也如是將見不用其聰而聰自周於九圍不用其明而明自照於萬里君道得而治可成矣何吉如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即本義以柔居者在爻為以柔居者在臨為不自用而任人此何以謂中蓋人君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便是中故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此題最難程文未好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此文只是卦位說道理於爻義無取蓋居卦之上處臨之終
與人相臨自始至終而無替可謂厚矣子曰晏平仲善與人
交久而敬之上六其有焉故曰敦臨厚德臨人人無不服而
印象無怨矣故吉无咎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言其志專在於內卦之二陽也有念念不忘之意有厚道矣
所以釋敦臨之義也
程傳以志在內為應二陽蒙引用其說今從之

新刊增訂的藁易經存疑卷之三終

新刊增訂的藁易經存疑卷之四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丹徒中齋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全校	

三三 坤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乃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
亦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蓋聖人教人為觀也九五居

上四陰仰之是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此即中庸所謂
脩身則道立太極圖所謂立人極書之皇極詩之儀式刑文
王萬邦也祭祀無不致其誠敬者盥是方用事之初薦
是既用事之後方用事之初誠敬方殷既用事之後便都過
了但盥手而不用以薦是常持誠敬如盥之意常在不使過
也

盥將以薦豈有不薦之理曰盥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在之意
爾盥者致其潔清也不薦者不輕自用也蒙引曰致其潔清
而不輕自用是影此意說向為觀上去致其潔清而不輕自
用依信盥而不薦解是致其潔清而不輕用出輕用出則誠
敬便過了即是持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也要其實只是君
子之心常存敬畏爾君子敬而無失也語錄或問聖人在上

視聽言動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致其潔清而不
輕自用否曰然

盥而不薦就祭祀上說則有孚頤若亦是說祭祀上說為觀
之意則在言外亦猶舍是取頤尖前禽也例

孚信在中而頤然可仰白為觀上說是有以中正示人而為
人所仰也盥而不薦即所以中正也程子曰敬而無失所以
中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九五居上其下四陰仰之故曰大觀在上言大觀而在上位
也大觀因五字而生五為君位故曰大觀

順者慈祥愷悌溫和恭敬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
文王之徽柔懿恭也巽者善通人情酌物理隨物付物因時

制宜而得其中不偏不倚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也

中正就為觀上說則自一身以及於庶政如中庸所謂一重是也

大觀在上以位言巽順中正以德言

巽順是天德中正是三道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此以其效言盥而不薦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下觀而化下之人仰之亦歸於中正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之所以為觀者不外春夏秋冬之四時而已四時各循其序而不忒而其所以不忒者在人有不可得而測焉是則天

之神道也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四時不忒即天道

之神也設教為觀也神道不可測也凡以言設教則有聲音

以事設教則有形迹皆得而測也非神道也聖人設教誠於

此動於彼不以言不以事無聲音無形迹不可測其端倪窺

其朕兆亦猶天道之神不可測也故曰神道設教蓋其不顯

之德篤恭之妙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一機其動靜之

妙不變之機有非人所能測識者是則所謂神道設教之實也
天下服是神道設教之效不與四時不忒對象引曰即是下
觀而化之極至處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經歷踰閔無遠弗届猶先王巡歷天下以觀民俗

也故其卦為觀先王巡省方國所至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即省方觀民也省方以觀民隨因民俗以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使天下同歸於中正之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觀者童子之觀不能及遠也初在下若非陰柔亦無觀之資無自有童觀之象惟陰柔在下則既無自致之資又無絕遠之地故有童觀之象占者遇之若小人則无咎若君子則可羞也蓋小人細民身居草野不能遠見乃其常然不足謂之過故无咎君子以天下國家為事而如是焉則可羞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觀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雖身居一室而天下之事無不周知乃大人之大觀也六二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中則其見不能及遠也天下之事有遺於見聞之外者多矣故其象為闚觀自門內而觀門外女子之觀也故利女子之貞夫六得之則可羞矣○二之闚觀雖由居內實本於陰柔若以剛居之亦不害乎獨居一室而能知天下事無由有闚觀之象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以丈夫言本義有解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於爻義無取只就位上說道理以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之時也其不取爻義者母亦以三陰柔不中不正無德可稱欲就此爻取義則初上兩爻已是不好此不復取爾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量自家出去能成得天下事是所行之通也則從而進量自家出去成不得天下事是所行之塞也則從而退其進其退惟當取決於已而不在人也漢高帝欲興禮樂魯兩生不肯行知漢高不足與興禮樂也先主欲興復漢室諸葛孔明從之知先主猶可與有為也增不知項羽之不足與有為而從之以取天下揚龜山不知蔡京之不足與有為而欲維持天下事可謂不善審於進退而失此爻之義矣

此爻揚誠齋云似添雕開仕象引亦以德學為說似太深蓋

此爻只就目前進退上說初不及德業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審已之所行以為進退故未失道若范增揚龜山可謂失道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所居之位切於五則大君之道德達之而為邦國之光者皆得以目擊其盛觀國之光也占者得之已仕者則宜朝覲於君未仕者則宜應時而仕故曰利用賓于王言為王所賓禮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辭觀國之光言其志尚作賓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陽存疑

卷上

五

此文純是占君子指九五蓋九五以中正示人為人所仰者是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觀我生之所行若合於君子之道則足以觀示天下而元咎矣與比卦辭相似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是夫子教人觀我生處蓋民俗之善惡由君德之得失君德之得失其效必徵諸庶民故觀我生者必并民俗而觀之然後已之得失可得而見徒觀之已而不觀之民其得其失肩從而知之此文辭曰觀我生象傳以觀民發其意非爻辭本無而聖人加之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我生乃爻為主占者為賓也我占者自我也觀其生其字亦是指占者但是別人說他以占者為其爾是占者為賓而

他人為主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本義云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蓋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

三三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天下固有間阻而不得合者皆必噬之而後合故聖人因頤中有物之卦而取噬嗑之名見有間阻者之必噬合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於是有五刑之作四國流言於是有東征之師獫狁內侵於是有太原之伐四凶之去少正卯之誅與也

一事之有間阻而必有以合之者皆是義也
亨者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噬則亨通也此泛指萬事說利用

獄是專就治獄一事說

利用獄雖卦具許多義實本卦名蓋治獄之事噬嗑之最切者也故六爻皆以治獄言

治獄之道過剛則暴而虐害乎人過柔則懦無以懾服乎人剛柔中分則既不傷於暴又不失之懦得其中也卦變六四之柔上行至五而得其中柔則不傷於暴又不過於柔亦得其中也故本義總之曰得其中之為貴震之德為動其象為雷離之德為明其象為電下動以斷獄雷則斷如雷之威也上明以察獄電則其察如電之明也由也果註謂有失斷即其動如雷也孔子謂片言折獄註謂忠信明決即其明如電也

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卦體卦德卦象卦變

備而有之故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本義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噬之而後合故為噬嗑

噬嗑而亨

以卦名稱卦辭即本義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噬則亨通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說見卦辭本義雷電交作而文成焉故曰合而亨此於卦義無干始知聖人亦欲成文也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既不當位而利用獄者蓋中重於正以陰居陽雖不正然柔得中而上行因中可以求正故利用獄

訟九五訟元吉象軍以中正也本義云中則聽不偏正則斷
合理以此視之不當位當作斷不合理說然動既能斷又曰
者之未必皆當乎理蓋能斷與不能斷係於資質而斷之當
理與不當理人係乎學問義理固不可同也

象曰雷電激盪先王以明罰勅法

此以制刑言明罰者明墨劓剕宮大辟流宥鞭朴金縶之罰
原事情以定罪本天倫以制刑當墨者墨當劓者劓刑宮大
辟以下皆然使刑必當其罪罰必嚴於事輕重毫釐之間各
有攸當若此者所以振法度以警有畏使人不敢犯也舜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宮刑朴作教刑金作縶刑呂刑五
刑之屬三千即是此意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其所得之刑亦只在足趾而無大事在
卦之下又足趾受刑之象故為履校滅趾之象言履之以校
以滅其趾使人不得行也人之惡方形而遽懲之則其惡由
是而止矣故其占雖小傷而无過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曰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觀一又字可見不行也非
爻辭本意蓋爻辭本意只是使人不能行走非不進於惡也
然焉知象何之意是如此本義毋亦以使人不能行之意淺
而無味故為此說與經傳諸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
取禁止其行位不進於惡則以為實然矣恐未是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以此治獄何獄不治故如噬膚之
易然以柔乘剛柔既不足於剛乘剛則所治又強梗之徒故
治人而人不服未免少損其威猶噬膚而傷滅其鼻然在彼
既所當治在我又善於治始雖不服而終必服矣故无咎象
引不失暴終之說於以柔乘剛有碍故不用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此乘剛亦當跟帶柔字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陰柔則不足於剛不中正則失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
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然今之斷訟人不輸服而反致告訐者
是遇毒也然在彼本有罪在吾自當治之而不為過始雖頑
梗終必輸服故雖小吝而終无咎

時當噬嗑者九四一陽間於六中必嚙之而後合時當噬嗑
則其人在所當治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即不中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以剛居柔既不傷於柔又不傷於暴剛柔相稱故得用
刑之道夫用刑得道人無不服凡有枉者無不即之以求伸
矣故其象為噬乾肺得金矢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
得金矢非得聽訟之宜得聽訟之宜而自得金矢也得金矢
九四之吉也占者艱貞亦得聽訟之宜如九四之得金矢矣
故言九四之得金矢與六五之得黃金一也九四之得金矢
者得聽訟之宜人願入金矢以求聽也蓋人無不服也六五

之得黃金者聽斷得人願入黃金以求聽也蓋人無不服也四得聽訟之宜本義雖不言用刑於人人無不服然人無不服蓋不待言而可見矣五之用刑於人人無不服本義雖不言得聽訟之宜然得聽訟之宜亦不待言而可見矣上二句是象下利艱貞一句是戒占者之辭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此以聖人必也使無訟道理斷之言為民上者使民無訟始為可貴四雖善於決獄其道則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柔順而中以居尊位柔順則不失之剛而中則不過於柔即柔得中也是得用刑之道以是用刑於人人無不服故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占者必貞固无厲以處之則得用刑之宜

而无咎矣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即是得用刑之道不施爻位說象引曰若果是說位得中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初上皆受刑之爻初為過小上則惡之極初為罪薄上則罪之大上之位又當滅耳之地故其象為何校滅耳是項頸受枷枷之厚沒入其耳也其凶可知矣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聰字單言則包明與明並言則聰又為體而明為用

三三

音亨小利有攸往

剛柔交錯曰文此卦自損來者二本是九剛也今則六自三
來而居之是柔來文剛也三本是六柔也今則九自二上而
居之是剛上文柔也此剛柔交錯也自既濟來者五本是九
剛也今則六自上來而居之是柔來文剛也上本是六柔也
今則九自五上而居之是剛上文柔也亦剛柔交錯也故其
卦為賁

柔來文剛陽得陰助也陽既足以有為又得陰來物之事益
濟矣况離明於內又物無不照何事不可為故亨剛上文柔
柔本無為雖得陽之助亦不能有為况艮止於外又是簡執
滯不通之人事焉彼濟故僅小利有攸往此看占者何如爾
如本身是剛得柔之助則亨如本身是柔得剛之助則小利
有攸往所謂隨其德為吉凶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說見卦辭本義

天文也

卦變剛柔之交錯即在天日月星辰寒暑之交錯也故曰天
文既以卦變釋卦辭又因卦變一見有天文之象故曰剛柔
交錯天文也此不在卦辭內在卦名內文明以止人文也亦
然也故本義曰又以卦德言之人文以卦德言則此之天文
是以卦變言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文明自其燦然不紊者成文以止自其截然不易者成文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明也截然有
分以相守者以止也文明因文也以止亦文也故曰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卦爻剛柔之交錯即天文日月星辰寒暑之交錯也聖人觀
在易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

蔡沈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
近南去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至極中九行者黑道二
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
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子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
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
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
至從赤道此觀日月之交可以察四時之變也

朱子曰一陽始於震震初為冬至歷離兌之中為春分極於
乾而夏至交焉一陰始於巽巽初為夏至歷坎艮之中為秋

分極於坤而冬至交焉此觀陰陽之交可以察四時之變也
○觀在易之天文如何察得時變蓋易以揲為法化在易剛
柔之交錯即天文也聖人觀易之天文亦不過即是變而觀
之爾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卦德之文明以止即人文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
明以止也聖人觀在易之人文則用之以化成天下使天下
皆文明以止也聖人觀人文亦如觀天文之例

問聖人之察時變化成天下果待易乎曰此以易之所具言
天文人文皆是聖人察時變化成天下之事故以歸諸易猶
繫辭傳言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歸諸易爾曰如此易大象傳
言君子之用易不亦重疊乎曰此以聖人極言貴之道與大

象傳自不相妨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拆獄

火在山上則所照者遠在山下則明不及遠蓋地卑則照近

亦猶山下之火也庶政出納錢穀均平賦役平物價治爭訟

之類故曰事之小者拆獄係人死生存亡故曰事之大者明

不及遠故但明庶政而无敢拆獄但敢理其小而不敢理其

大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在賁之初故有以自賁於下象引曰剛德則所守

者正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明體則出處之分明有見幾而作

之義矣是有以自賁於下也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由賁其

趾之義也以舍車而徒為賁蓋不以乘車為賁而以徒行為

賁所謂緇袍祭於衣錦飲水甘於列鼎者歟

初九剛德明體自賁於下是不以在外者為重守節處義厚

自賁於猷畝之中也故有賁其趾舍車而徒之象車當賁者

之所乘在外之物也猷畝者之事守節處義者之所

安也初九不以在外之物為重而以在我之義為重故為賁

其趾舍車而徒之象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言初九舍車而徒是豈銖視軒冕者哉特以義之弗可而弗

乘也如其義在初未必不乘者微夫子此語初幾於以隱為

高矣

此爻是實象與大有九三公用享于天子一樣與別爻義不

同

六二賁其須

賁其須其賁如須也須附頤而動二附三而動其賁如須也
二三皆無應與故只就比爻上取義然亦義有相屬非無據
蓋二陰柔三陽剛陰必從陽二中正三得中同德必相應二
既無應與其勢必依三故其象謂賁其須占者宜從上之陽
剛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說見爻辭本義

九三賁如濡如求貞吉

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以二陰而事一陽陽得其事而逸
樂生焉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常情於此最易為其所溺者
占者必能常求貞固雖蒙在彼之潤不失在己之守則二陰

終莫之陵而吉矣

曰求貞最有意思蓋易以謂人者二陰也一息不戒則不覺
為其所入矣故必求守其貞然後無害

左傳晉公子重耳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
安之從者不可衆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
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
遣之醜以戈逐子犯按重耳當出奔之時安於齊姜而忘四
方之志可謂溺於所安矣不有齊姜子犯之賢安有霸晉之
事然後知二陰果足以溺人聖人求貞之戒信不誣也
象曰求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此釋吉意終莫之陵則三能全其守而吉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言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其隔四非為寇乃求與已為
婚媾爾而四不之從者特以三非正應於義不可爾然則六
四可謂知義守正之君子矣此爻之義彷彿似關羽羽本劉
備之臣猶四與初相賁者不幸為操所得猶四為三所得也
操察其心初無久留之意羽曰吾受劉將軍恩誓與其死不
可背之吾終不留所謂白馬翰如也要之曹操之留羽非欲
害之乃欲用之羽亦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所謂匪寇婚媾
也

象曰六四當恒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所居之位與初相遠而近於三疑若有可求者故來三
之求而皤其賁也九三雖匪寇婚媾若六四者守正而不與
終亦無他患也蓋可求者所當之位而不可求者所守之志
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以柔中之資而主乎賁陰性恬靜不樂為文采而好崇
質素者也故曰敦本尚質敦本尚實曰得賁之道者不貴文
而貴質邱林放問禮之本之意也

市朝繁華丘園朴素賁于丘園者不以繁華為賁而以朴素
為賁不賁之賁也敦朴之人用財必儉故東帛戔戔欲其文
質之中不可得也然禮奢寧儉故有奢而窮未有儉而敗者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其束帛戔戔者與不傷財

不害民有富家之吉无不節之嗟是終吉也
此爻不作若位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蒙引曰衆方逐末之時而獨能反本以為之倡是可喜也夫
子大林放之間是喜之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賁之極凡物極則反夫賁文飾也賁極而反則傷於
無飾故為白賁之象夫文勝而能反之以就於質善補過矣
故其占為无咎

老聃為周柱下史習於禮者故夫子從而問焉後一掃一繫
文而事清淨無為亦白賁之君子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嘗文勝之時未必無反本之志上九賁極反本復於天也

此爻亦得矣故曰得志

賁文飾之卦也六五上六皆取无飾之象者蓋文勝則至於

戒質文至六五已過中矣文勝之時也聖人反取崇本之義

蓋亦慮其過而防之挽文勝之弊而歸之中也歟

三三

剥不利有攸往

天時人事相為表裏陰陽消長天時也君子小人進退人事
也人事才於天時然天時則在人事上見得

此卦五陰剥一陽陰益長而陽消落故為剥卦體陰益陽衰
時固當止卦德坤順長止又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者不利
有所往程傳曰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本義柔進干陽變剛為柔蓋一陽在上五陰在下陰更進去干犯那陽去那陽而居其位則連那上面一陽都是柔了是

變剛為柔也

變剛為柔則純坤矣盡是小人世界不天下事有不可言者

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只是卦辭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意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程傳曰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長有

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致尚所

以事天曰天行者以其為天運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取剝之象以高強最難者本義無說程傳亦未明

依愚見只是山附於地地裂則山崩山之剝由於地有剝之

象矣故其卦曰剝去山之附於地猶上之附於下也地裂則

山崩下淫則上危故君子以之厚利其下民以安固其居宅

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削其力役而不敢盡皆厚下之道

也山附於地見剝之端厚下安宅防剝之道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以牀取象初是牀足二是牀幹四則人身矣初二禍未切

身猶可化以為善故曰蔑貞凶言必殘貞始凶若不蔑貞猶

未嘗也剥牀以足言始剥去牀足也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程傳曰以陰侵凌陽於下也即本義剥自下起

六二剥牀以辨幾貞凶

二比初則又進矣故曰剥牀以辨剥至牀辨禍將及矣然猶未也故曰幾貞凶言若不幾貞猶未凶也尚有望其為善之意

意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自初及二尚只二陽故曰未有與幸之也

六三剥之无咎

剥之是去其黨而從正與卦名剥字不同

象義曰衆陰方剥陽三獨與上為應是小人中之君子也

三者雖得罪於私黨實見取於公論其義无咎矣而利害之私何較哉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言其失上下四陰而不與之同黨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剥牀而及其肌膚陰禍切身矣故象傳曰切近災禍既切身

又復何為故不言幾貞而直言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災害已及其身不可免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為群陰之長故聖人開其遷善之門言能統率群陰使循序而進如貫魚然以受制於陽如宮人之受寵於君則君子

既得蒙利而已之身家亦因可保无所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陰不剥陽而反受制於陽不但君子之利小人之身家亦可

保矣故曰終无尤自古小人害君子未有不敗者丁謂章惇

之徒可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剥之為卦裂陽俱已剥落矣惟有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

衆果俱已凋落尚有碩六一果在上不為人所食有復生之

機也得此占者若是君子而在上位則澤必及下而下共承

載之得輿之象也吉是小人而在上位則必盡去君子不但

天下之人無所覆庇而小人亦失其庇是有利於君子而小

人害君子未有不禍天下國家宜其身者侯節節節節節節

甫丁謂蔡京之徒可數也

蒙引曰易固為君子謀然其為君子謀者亦所以為小人謀

也觀小人剥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間豈可一

日無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姑為是抑彼以

伸此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言其象為君子得輿者蓋居上澤及於民民從於下承載之

若車與者然故曰得輿

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言小人剥廬則天下之事已去不可復為矣故曰不可用猶

十年勿用之勿

通曲說不可用只是說小人自失其廬與此說不同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本義陽復復生於下也至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此

理當詳玩今詳于后

十月雖當純坤之卦然不是立冬交十月節一陽頓然就盡
自霜降九月中以后陽一日剝一分到立冬陽已剝三十分
之半了這時尚有五分未盡之陽小雪中陽方盡而為純坤
若小雪以前一二日尚有一二分未盡之陽然陽盡於小雪
之日亦必以漸以一日十二時分之小雪之日若到申酉時
尚有一二釐未盡之陽直到亥時陽方盡亥時以上四刻尚
有四刻未盡之陽直到亥時八刻方盡陽盡於亥時之八刻
生於次日子時之初刻矣透暹生去到大雪以前一日為

十月終這時尚是十月節氣然陽已生三十分之半矣又自
大雪至冬至十一月甲陽生方滿三十分一陽之體始成而
後復不是至大雪交十月節一陽頓然就生以是觀之自立
冬十月節至小雪十月中至十月終而交大雪雖當純坤之
卦若論氣之消息則小雪以前十五日尚有十五分未盡之
陽以後十五日已有十五分復生之陽陽方盡於小雪日之
亥時旋生於次日子時矣其消息之間直是無毫髮間斷
孰謂十月純坤而盡無陽哉十一月雖當一陽來復之卦然
一陽不生於大雪十一月節而生於小雪十月半至冬至十
一月九三十日而一陽之體始成故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
頓虧十二卦二十四氣皆當依此氣看
朱子曰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

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一時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盡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

又目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晝陽這一晝是卦中六分一之一分在地下二晝又較在上面至三陽則盡在地上四陽五陽六陽則又盡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晝

泰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大壯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夬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乾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姤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遯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否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觀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剝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坤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復 大雪十一月節 冬至十一月中
臨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得亨

亨雖就人事說然天道亦有之程傳曰陽氣復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

夫陽之既剝則正人君子寥落如星辰摧折如霜木阻抑困窮其不通也甚矣今既復反則君子之氣既屈而復伸正人之類既折而復振君子揚眉吐氣道可行而德可施無復向之阻抑困窮矣此陽之亨也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此卦之无疾无咎也无疾无憂阻也一陽之動而以順行也无咎亦无憂阻也衆陽之動而以順行也皆无陰和之傷也故其占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

雲峯曰已之出入而得无疾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而得无咎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義也

動而以順行依程傳龜山蒙引皆是說所以致无疾咎處也

以卦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之例觀之當以愚說為是七日來復亦是如此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君子有為於天下必與其類同心共濟故復重朋來而泰重彙征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其字當之字反復者來而復往往而復來之意循環之理也言以反復循環之理計之或出行或失物至於七日當得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陽於是時已往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至是凡七卦於日為七日陽當來復凡占來復之期當以是斷之也

利有攸往

陽之既復則可以得亨剛浸而長則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

以至於乾無非君子得志之日矣故利有攸往大而健候行師小而婚媾祭祀涉川攸往无不利也

建安立氏曰以其既往而來返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

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亨言君子之道可行利有攸往是泛占人事

愚謂當陽復之時凡事俱无不利而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日來復利有攸往皆其所必有矣彖傳必分釋者明卦有此

象其各占皆有自來也

彖曰復亨剛反

說見卦辭本義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說見卦辭本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說見卦辭本義

利有攸往剛長也

說見卦辭本義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天地生物之心無時止息則無時而

不可見者也何獨於復見之蓋十月純坤窮冬閉塞之時萬

物歸根復命生意盡斂於內天地生物之心因伏藏而不可

見自臨而泰以至於乾則萬物發生暢茂生意盡發於外天

地生物之心又散漫而不可見惟積陰之下一陽復生萬物

生意將絕而復續造化之仁幾息而復接天地生物之心無

時止息於是始可見爾蓋若有止息則生意遂絕而不復續

矣安能相生相續之無窮乎故聖人謂復可以見天地之心
欲觀造化者觀之於復尤為親切也復見天地之心是就一
陽上見得天地生物之心無時止息本義天地生物之心幾
於息滅而至此乃復可見語氣似云天地生物之心幾息而
復可見微有不同觀者詳之

朱子答張敬夫曰復見天地之心其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
心雖氣有開闔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亘古今未始有毫髮
之間斷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見天地之
心生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而有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
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愚按此
說視本義尤似明白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爾故其卦為復此時陽雖
動而尚微當安靜以養之故先王以冬至之日閉道路之關
使商旅不行而王后於是日亦不巡省方國安靜以養微陽
也

月令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捨身
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註
曰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
言節嗜欲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
微則陽盛未至於甚傷陰盛則陽微當在於善保故也仲夏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註曰陽盡午中而微陰取重
淵矣此陰陽爭辯之際也物之感陰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
而已盛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齋戒處必捨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毋刑以待晏陰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初九為復之主正善復之人也在卦之初故為事初在事初故失之未遠能復於善而不祗於悔蓋發動於心而即覺其過言出於口而旋悟其非不待形之身見之事而後能復乎善者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失而既復何至於悔故其占為大善之吉失而能復故吉失未遠而能復大善之吉也

大傳以顏子解之當然者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失之未遠能復於善則人欲盡天理還而身以之而脩矣此脩身之道所以不外乎是而程傳曰不遠之復君子所以脩

身之道也

六二休復吉

六二柔順中正資質本善之人也初九不遠之復上之仁者也以二之善近初之仁而能下之資其善以自益不待困心衡慮而善可復是休美之復也占者如是亦如二之休復故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子貢問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有子曰弟
子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則仁人君子進脩者之所
當下也六二能之其休復也宜哉

六三頻復厲无咎

陰性本柔居陽則不正居下之上則不中是不善之人也處

動極則其性復躁妄故復善不固頻失頻復頻失故危頻復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失頻復雖云危厲然既能復亦有可取者故曰義无咎言於義无可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此爻雖應爻取象而爻德亦自不可沒亦緣以陰居陰而得其正爾中行與他爻中行不同言在群陰中行而獨能從善也初九一陽初復故曰陽氣甚微其勢力未足以相濟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是箇賢者盖有道之士人所當從也故曰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尊是太甲成王之令主中順則天資之美固其寡過矣當復善之時則又以復善為事者故善復於內而不復失善心恒存善行堅固為敦厚於復之象敦復无失悔安從生故其占為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之敦復德之已成者也而有柔中之德故不待如二之下仁而復亦不待如四之從道而復而其成也盖出於自成焉中以自考如中无尤中以行願也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凶執迷不復是以凶也有災眚申言其凶泛指人事說

又曰用行師終有大敗者以用師國之大事尤不可迷復故特著戒也以其國君凶言喪師之禍及其君也晁錯曰將不知兵以其國予敵正是此意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象引曰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及君道者人君迷復之道為尤大為尤著也

三三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然則誠即无妄矣朱子中庸解誠曰誠者直實无妄之謂今解无妄曰實理自然之謂是知无妄即誠也誠即无妄也曰誠曰无妄一理而互其名爾
實理自然實對妄說實則自然妄則非自然矣自然者天也

非自然者人也其知實者天理之自然妄者人為之使然故曰實理自然

象引曰實理不假人為故曰自然无切

實理自然謂之无妄一有期望之心則非實理自然而為有

妄矣然則无妄二字實該無所期望之意本義謂其義亦通

者此也

象引曰无妄無望二義固異矣然無和妄之心惟盡其在我

而於吉凶禍福肯委之自然亦未嘗有所期望也人而有所

期望者即和妄之心也其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

剛德在內內不妄也又為震主震為動動不妄也故其卦為

无妄

動而健則勇於義而不屈於物欲九五以剛居中在巳正也

下應六二柔順中正所應正也皆正之道也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无妄固有元亨之理况其
卦動而健剛中而應又有是善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利於守
正若其匪正則有災眚而不利有攸往何也匪正則非无妄
且與本義之善相背故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剛自外來而居內是一意剛德在內心不妄也為震主是一
意震之德為動動不妄也彖傳總以一句包之曰剛自外來
而為主於內此題極難作若作二項講則破碎作一項講又
不得意思出予當初入試分二項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
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大亨以正看來當無卦變說方是觀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

言卦之善可見矣本義不分卦變卦德卦體釋卦名卦辭者
正以卦變亦管卦辭元亨利貞爾

象引曰合而觀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也動而健也剛中
而應也皆正道也故其占大亨而必利於貞者乃天之命也
何也正則无妄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而天祐之矣故利
王者天之命匪正則為逆天之命故曰天命不祐

无妄之往何之矣謂所以无妄者正也既云无妄而乃以不
正往則為有妄矣欲往何哉何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不正
則行拂乎天而天不祐之矣亦何往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以无妄
也先王法此以茂對時育萬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亦是物

物與之以无妄也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是可見茂盛也大也此字不輕下有大用力之意

萬物之生各有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鰥寡孤獨有養不遺農時數器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不時不食如此之類不能悉數是皆先王對時育物之功也會試程文講對時不切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內即象傳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卦之所以為无妄也故曰誠之主此爻當以象傳看

无妄誠也至誠未有不動者如是而往以上則得君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事無不立功無不成矣何往不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得志解吉字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六二柔順中正在无妄則是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盖凡職分之內當為者皆盡分以為之而此外利害得失皆所不顧象似農田之人也不去耕也不望獲也不去菑畲也不望畲也盖無所為於前亦無所冀於後自始至終一無所計較之心也然不謀其利而自有其利不計其功而自有其功故占者如之則利有攸往是必謀無不遂功無不成無人不處無地不可居天下之事業皆無心者能致之汲汲於得者未必能得也田必耕然後獲必菑然後畲其耕也正以望獲其菑也正以

望舍豈有不耕獲不菑畲之理為此語言詩以明自始至終絕無營為計較之心焉爾

蒙引曰如為人臣而事其君盡吾為臣之道爾非懷利以事其君也為人子而事其父盡吾為子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父也然雖不謀其利而自無不利豈有盡道事君而君不感豈有盡誠事父而父不感故曰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未字當无字富字當利字言无求利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非有妄者但處不得正則是所處非其地或所遇非其人故有意外之災如或繫牛於一處被行人得去或左右前後邑居之人反遭詰捕之擾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既為行人所得則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故曰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儘可有為聖人不許其有為者何為下無應與累也應與之義大矣復之重朋來泰之喜彙征豈偶然哉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蒙引曰謂守其陽剛之道也有猶守也凡物守不得便不為我有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此爻之辭最不可曉既为无妄之至何以不著吉利之辭而曰无妄之疾是不可曉

愚按九五非必有疾者爻為此辭特聖人假設之言所以著
无妄之疾意謂如五而有疾始可為无妄之疾未能如五而
有疾猶未得為无妄之疾未可忘自反之功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以无妄而復藥則為无妄之疾試无妄之藥則反為妄而
生疾矣故為无妄之藥不可試也然則所處既當於理豈可
因非意之事而改圖乎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是執一而不變膠固而不通
以是而行則舉措乖方而緩急失當故有眚而无利蓋微生
畝尾生之流者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自居卦之上言即本義窮極而不可行意

三三 乾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之義有三艮畜乾大者畜也此一義所畜者乾又畜之
大是一義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為畜之大是
一義本義大陽也足解大字不及大者畜邊及所畜之大者
以大者畜之義自明無待於解釋也又畜之大此大字指陽
日新其德為畜之大此大字不指陽

卦辭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程傳俱承大畜說彖傳本義
以卦變卦德卦體釋之似於大畜不相涉看來不是今當兼
用卦名卦變卦德卦體解但大畜不可專就學問說程傳曰
在人有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

今當用之凡人之畜學問如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畜天下之人如六四童牛之牯六五豮豕之牙是也又如畜天下之財貨以備國家之用亦畜也而皆不可不正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就學問之畜上說人之所畜非一而皆不可不正畜學不正則為異端曲學畜人不正則德不足以服人畜財不正則為貨悖而入故凡有所畜皆不可不正况此卦之變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工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有正之象也故其占利於正所畜既大則當出為時用况卦體六五之君尊尚其賢又可為之機也故不食於家而食於朝則可行其道而吉矣所畜既大其才猷學術必能康濟時艱况卦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所謂一心合天則何事不濟故其占利涉大

川言當濟天下之險難如漢平勃之安劉唐郭子儀之再造唐室是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則不殖於物欲不安於卑下而有日進之幾篤實則踐履誠恪而不涉於虛妄輝光則德義日彰而不入於暗昧內外合德此所以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

彖傳釋卦名義只用卦德不用大者畜所畜者大之義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其位矣六五尚賢若非大正則謙色得以間之矣止健若非大正則自反不直不足以服人矣故曰非大正不能

不家食吉養賢也

不以卦體六五言有養賢之君則賢者得行其道矣故不家食
吉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亦以卦體言六五下應於乾之九二是應乎天也一心合天
則何事不濟故利涉大川

天即理也應天只是事合乎理不如同人之乾行亦不如需
之乘木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如彼其大也乃在山之中而為所畜之大故其卦為大畜
君子體斯象以為孤陋寡聞則德業無由盛所畜之大必自
多聞多見而來也於是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而因言以
察其心考跡以觀其用於是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必使古人

之言行為己之言行其德於是而畜積焉多識前言往行是
知意以畜其德這裏是行意

初九有厲利已

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卦之乾取為人所止為義外卦之
艮取止人為義初九為六四所止其勢必不可進故戒以往
則有危利於止而不進識時知勢君子所尚及是未有不敗
者然後知聖人作易開物成務之精意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此解利已言往則犯災也已則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輶

九二為六五所畜與初九同然二之處中賢於初九故能自
止而不進為輿說輶之象

蒙引曰輿說輶與小畜輿說輶不同輶車輪之輶凡三十條者也輶車上伏兔蓋所以承輶者也小畜說輶所說者重又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輶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猶履九二象傳中不自亂也例言二之所處在下體之中是以能說輶而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良馬指誰指九三也逐逐誰逐上也蓋九三與上九居相應之位在大畜之時宜乎相畜然三以陽居健極健極則難畜矣上以陽居畜極畜極則不畜矣又皆陽爻彼此同德故上不畜三三逐上而進如良馬之相逐而行也然以陽居陽而過乎剛不無銳進之嫌故占者利於艱難其心正固其事日

閑輿焉圖其所以行者曰閑輿焉圖其所以自防者則事皆萬全而無傾覆之患矣是利有攸往也

程傳曰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下合志也

言上九與三皆是陽爻與三合志而不相畜所以利於往也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四與初九乃相應之爻當大畜之時是初乃其所畜者初之惡始生於下而尚微猶童牛也人之惡當其微而止之為力則易及其盛而後止難乎其為力矣六四當初之惡方微而止之猶童牛而加之牯也止惡於方微之時我不勞而彼無傷不但吉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甚好當玩止惡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無傷故有喜也

六五積豕之牙吉

豕性剛躁而其牙甚猛利牙不可制惟積去其特則其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牙亦不為害天下之惡已熾徒欲以力制之雖嚴刑峻法未見其能止也惟操得其機事得其要則道之斯行止之斯戢力不勞而事集其用若積豕之牙也六五以柔居中故能如此故其象猶積豕之牙天下之惡可止故吉然為力頗難不若初之易故不言元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曰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激民欲則其傷其而

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示天下之福慶也

慶重於喜喜止於一身慶及於天下四臣位故以一身言而曰有喜五君位故以天下言而曰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爻據畜道上說不復粘着止惡矣

上九居畜之極畜極而通之時也故其象曰何天之衢言其通達之甚也呂尚當窮時屠而市不利入而見棄於室人韜信未遇時寄食於漂母受辱於滕下可謂畜之極矣及其畜極而通呂尚則興於渭水相武王伐紂而有天下韓信則遇漢高祖誅秦楚項以定天下真所謂何天之衢也

何天之衢是象亨是占

程傳天衢天路也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言其道大行於天下也此解何天之衢意

三三震下
三三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有三義其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如口含物一義也外實
內虛如口之中虛一義也上止下動如口之食物一義也

卦辭只就頤養上取象於卦體卦德之類俱無取貞吉是統
言之觀頤求口食是析言之言占得此卦者若所養得正其
吉如何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性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
正觀其所養之道如大學聖賢之道正也異端小道則不正
矣又必自求其口實如重道義而畧口體正也急口體而輕

道義則不正矣皆正則吉不正則凶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
養也

說見卦辭下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養萬物以繫辭傳雷動風散雨潤日恒出震齊巽致役
乎坤始終萬物諸意觀之始見

萬民之衆非人君一人所能養必先養賢然後推以及之故
曰以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承上文言天地養萬物此養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亦此養
也則養之時不既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在山下萬物皆震動發生養之義也君子於此謂言語關
人身之榮辱於此不謹悔吝所由生也故從而慎之時然後
言可與之言則言不傷之易不傷之煩則悔吝無自而生矣
飲食關人身之利害於此不節疾病所由以起也故從而節
之不窮奢不極欲不時不食不義不食則疾病無自生矣按
慎言語節飲食不但為召禍致疾於義理亦是右妨如言語
不慎則言有尤矣飲食不節則用宴喪威儀矣皆不可不慎
筮

初九合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其德足以自守而不食如靈龜之咽息不食
而以氣自養者也今乃上進六四之陰陽既得陰見可欲而
動遂棄其平生之所守而從之故其象為合爾靈龜觀我而

朵頤合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占者如之則以陽從陰迷
欲而喪節何所不至凶之消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地貴也

謂初九有靈龜之操本足貴也乃觀我而朵頤亦不地貴矣
故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六二顛頤拂經下丘頤征凶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其勢當求養於陽若求養於初則上反
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若求養於上則非其正應必不吾與
而反得凶為二之計必不得已舍上而求初可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言所求皆失其類也為二皆亦不幸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拂頤與卦辭之貞相及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處動極其徇利而忘義縱欲以傷生所以自養者荒迷顛悖矣夫男女飲食之養亦有生日用之不可缺者非不正也然用之不以其道能不凶乎故至于十年不可用而无攸利太康以逸豫失天下商紂以淫亂取滅亡皆是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解拂頤言養道大悖也即本義陰柔不中正而處動極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陰柔不能養物而居上則有養人之責然柔而得正雖不能養人而知所以求塞責者所應又正蓋初九之陽也故頤其養以施於下夫居上而求養於下不免顛倒然知已不勝其任而求在下之賢以共濟則天下得其養而已無曠職之

咎故為吉也然在四者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專而不他其求食繼而不已則於人為不二於已為不怠乃可以養人而不窮而無負於養人之責矣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矣求益之心不繼則纔有所得而遽自足矣安能養物不窮而不咎哉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是解吉字賴初九之養而施於天下是其施之光也此四之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陰柔則無才不正則寡德故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於人故其象為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已不能養人而賴賢者以養人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

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解居貞吉順以從上九之賢去養人六五之貞也故可以養

人而得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天下之人皆賴上九以養也故

曰由頤位高任重豈可以易心處之哉必也兢兢業業而危

厲以處之思慮詳審處置得宜則天下待其所養矣又有剛

陽之才而在上位以之而濟天下之難則无不利也

周公以叔父位家宰天下之未化禮樂之未興一沐三握髮

一食三吐哺以待天下之賢魚鱸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然後能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則由頤厲吉亦舉其

身者以養人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有慶是謂由頤厲吉言天下之人皆由上九以養則其道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矣豈不是大福慶蓋天下之人之福

也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大過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惟四陽作一彙居中方見

得過過盛若鼎散而居則不成大過矣

程傳曰大過者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

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人者皆是也又曰所

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爾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

以其非常所見者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
皆是也

四陽之居中如屋棟之居中也上下二陰不能勝其重故為
棟擗

蒙引曰以人事言之如頓十萬兵於泉城兵過多而民力不
堪其勢必潰又如以極剛治小邑若進士作小縣却鞭人至
四五十尚用笞棍之類民不能堪則其官不能保亦是太剛
則折之理

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則不純任陽剛而有審時知退者在
過而不過也巽是極深研幾巽入乎義理說是寬裕溫柔不
傷於猛暴亦救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亨亨利不必分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擗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

攸往乃亨

俱說見卦辭下

大過之時大矣哉

只是非常材所能濟故見其時之大無別意義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木大水也故有大過之象

江氏曰人之常情獨立莫我輔者必懼遯世莫我知者必悶
惟聖人之卓行絕識大過乎人故能不懼无悶愚謂此惟有
定見有定力者能之所以為大過之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柔既能慎巽又能慎而又居巽之下慎之過矣故曰過於畏
慎夫物備之新矣况又用茅又藉以白茅是過慎之象也

古者知是則凡事可萬全矣何過之有說見大傳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言此柔二居巽下也解藉用白茅之義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初陰是剛稍過得一少陰畧柔以濟之則不

過於剛而利矣陽過之始剛未大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

相濟而无不利庸君得一新進之臣可以振國之衰老夫得

一賢臣一其可以救家之弊其餘人事亦多類此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言此柔二居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意

九三棟撓凶

以剛居柔過於剛矣故不能勝而棟撓太剛則拆之意也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就棟上說言下可支持也正意在外如失前禽也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剛居柔不極其剛剛柔適中也必無摧拆之患矣故其象

為棟隆而其占吝然下應初六亦以柔濟之未免過於柔是

九四之所嫌也故又戒占者惟一於自信可也若有它焉則

以柔濟柔而又可羞矣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解棟隆吉不撓撓而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陽過之極剛極則不足以有為矣又比過極之陰柔極亦不

足為之輔矣以此相濟其能成天下之事哉故其象如枯楊

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枯楊生華速其死也老婦而得其士夫無復生道矣皆不足成事之象也吉凶生乎動也夫既无為大吉凶何自生故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得其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此爻文天祥可以當之當宋事既去之餘又非撥亂反正之才故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而反殺其身為過涉滅頂之象事不能濟故凶忠臣義士之心白矣故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矣

過涉故不免於凶然其心則无可咎也

三三三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是解字義其象為水此句為彖辭水流而不盈設坎象為水者坎水內明而外暗也解見屯卦辭本義陽陷陰中解坎卦外虛內實解有孚

言三畫之卦陽陷陰中其名為坎此卦上下皆坎故為習坎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是剛而得中已為有孚之象占者若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則不為坎所困而能出乎坎矣故行有尚

孚信之在中者有孚只是內有誠信爾其事如何大抵當險難之時中有定主內有成筭不束手無策此便是內有誠信乃有孚也如寇準之禦契丹謝安之禦苻堅自是中有定主

內有成筭故能不沮不屈飲酒圍碁視之若無事而百萬之師拆篳磬之若王欽若陳堯叟諸人便懼怕了

心亨者利害得喪不入於心通達無礙也惟中有定主內有成筭方能如是不然則束手無策惶懼莫知所措矣何由心亨哉故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有孚即剛中

心者萬事之本心下無事方能制事變若方寸自亂則先打倒了安能有為而出險

彖曰習坎重險也

謂險而又險也只是據字訓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流而不盈謂水盈科而後進不盈溢四出也

水流而不盈便是行險而不失其信此是就水上說有孚上

去如觀卦本義致潔清而不輕自用意蓋水盈科而後進一

坎而復一坎者水之性常然而不改移此水之信猶海水之

非落有時人謂之潮信也使不流而盈溢四出則不依其常

而失其信矣

水之為物滔滔流行而不盈溢四出視其常時不似改移何

嘗失其信海水之非落有時萬古如是而未嘗失信也

行險謂行乎坎險之中也猶云在師中蓋水之為物流而不

盈便是行乎坎險之中而不失其信也

本義內實而行有常是貼不失其信意內實裏原有有常

了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解見卦辭下

行有尚往有功也

往有功是解行意尚往即行有功即有尚其原則自有乎維
心言來故本義曰如是而往則有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
用大矣哉

不可升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設險城池甲兵
紀綱法度之類凡所以固守其國者皆具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苟日新又日新是常德行意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習教事意

重習然後習而安之猶云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
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陰柔才既不足以自振又居重險之下益難矣故為習坎入
于坎窞坎已深又在坎之隔則益深矣凶只是入于坎窞別

无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陰柔故失出險之道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所處之地在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坎有險之象然剛而
得中剛則才足以自振中則動不失守故雖未能出乎險亦

可以小自濟不至如初之墮于深險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此是未滿之意言九二雖求小得然尚未能出乎坎險之中

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無淑善之行以此而處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其來也亦坎其往也亦坎其往也坎則是前有箇險矣其來也坎又是後枕一箇險矣將見其陷益深終無以自出矣占者如是不可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言終不能出險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大臣之近君者也而在險之時則有艱阻而不得相遇者如張良以腹心大臣而不能回高帝戚姬如意之寵左師觸龍以親信之臣而不能勸太后長安君為

質之行是也然四以柔與五剛相應則是能用其忠心誠意委曲遷就以求之非若仲已陽剛之道堅貞矯拂而無補於事者故有但用薄禮蓋以誠心納約自牖之象蓋不屑屑於上下禮文之際惟在積忠信以動主心不拘拘於尋常法度之間惟欲得機關以回主意如是則始雖艱阻而不相遇終則相遇而無間阻矣无咎之道也

按此爻是在艱阻之時而不可以直遂用此道也要非臣子之所樂為

蒙引云六四在險之時與五剛柔相濟其相得當倍於恒情

故只用薄禮益以誠心云竊疑此說恐未通蓋既相得倍

於恒情則可以直遂其求矣猶用誠意委曲以相求何耶

本義云始雖艱阻終则无咎何也

象引曰樽酒盞謂不必饗殮牢醴之盛但一樽之酒一盞之
穀以將意而其貳也亦不必於酒穀之拘但用缶器以備禮
斯可矣缶謂貳以缶樽而不必拘於酒貳以缶盞而不必拘
於穀承上樽酒盞而言也

又曰處坎之時故如此其艱阻然剛柔相濟則雖艱阻亦得
相遇正與睽之遇主于巷无咎相類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在坎中故為坎不盈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陽剛中正
則其才足以濟險居尊位則其力足以濟險故又為祗既平
坎既祗平則出乎險故其占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未大極難說若以占作坎中一時未能出險為未大似通

但本義謂有中德則不主此說矣象引以中為德未大為時
亦說不得過來依愚見九五坎不盈者因在坎中故雖有中
德而未能出險未能出險是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小言終不得脫也是終不能出險之象以陰柔居險極故如此
三歲不得與三歲不與是一樣與十年勿用不同曰三歲未
又也曰十年者終窮也十者數之終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失道只是本義陰柔居險極無濟險之道也凶三歲其凶
至於三歲也

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於陽解其卦為離體陰而用陽解其象為火凡火皆內
暗而外明體陰用陽之義也

利貞亨言所麗得其正也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
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所麗得正則可以亨通不然窒礙者
多矣其能亨乎畜牝牛吉明是畜牝牛蓋卦中有此象也如
田獲三品亦是實象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此解卦名不用卦體又是一例

離麗也只是解字義此釋離之為離而舉天地人之麗以明
其義也

言離之義麗也日月麗乎天此麗也百穀草木麗乎土此麗

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亦此麗也觀是三者離之義
可識矣

重明以君臣言正以位言君臣重明以麗乎正位則君臣同
德而政教可行禮樂可興天下化之而成文明之治矣化成
天下要就重明上說蒙引一身之正稍遠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指二五說二兼中正五中而不正以中該正也君臣各麗
乎中正故亨且柔麗乎中正則柔順之道得是以畜牝牛吉
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二離合體一明而兩作也是大明當空週而復始寅賓出日
往而復來離之象也夫明惟兩作故有以照乎萬物大人法

此象也格致誠正自昭明德日新又新連續光明自一身以達於庶政自初嗣服以至於耆耄皆必純乎天理之正絕乎人欲之私則明德遠及於四方普天率土照之而無外矣總是明德新民之事重在新民邊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剛則欲進居下則急於進處明體則自恃其聰明故有履錯然之象所以然者不敬故也敬之則無錯矣故无咎蓋能慎重而安詳則不至於違錯矣象傳曰以避咎益明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而處之以敬正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即象傳柔麗乎中正意蓋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得正也所親附之人正亦可以宗矣所由之道正可以入德矣所主之事正則事可成矣吉不徒吉大善之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中正獨言中道者中重於正以中而該正爾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六前明將盡後明將繼凡履盛衰之際者皆然不獨人在衰老之年也蓋盛衰老少循環之理人之所不能無者惟在處之有道爾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教人以處盛衰老少之道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言死期將至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後明將繼者四也突如其來者亦四也程傳曰善繼者必有
遜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九四突如其來如失善繼
之道矣其能成事也哉故至於焚如死如棄如甚言其凶也
傳曰无所容其義益昭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此爻依本義亦說得去但愚不能無疑者他卦以六居五如
泰則取帝乙歸妹如大有則取厥孚交如此卦六五陰麗於
陽則明生乃陰之幸也何以曰逼於上下之二陽意此爻病
在下无應與其本身既弱又無人為之輔佐所以不見其好
二陽不為之助而反相逼皆由於此然則相逼有關於人主
之成敗也顧不大哉

他卦中該得正此爻不能該者獨立无應故也中是存心好
不正是處事多有未好處出涕沱若則可以求其正矣故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言麗王公之位也是得安其位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為何取剛明及遠以剛在離之上也剛在上則剛及於
遠離在上則明及於遠剛則不廢故威震明則無蔽故刑不
濫有嘉折首威之象也獲匪其醜刑不濫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此說道理於義無取

新刊增訂的藁易經存疑卷之四終

德化縣志卷之四

此節取錄於各卷無誤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嘉祥首領之案以嘉祥其類不一



